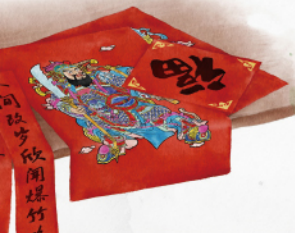


我們都是在 香港長大的

青森文化

伍卓文——著



可否在匆匆拼搏路上，停下腳步，
回頭看看，那年代湮遠的時光？

「歷經人間滄桑，尋回人生的根。」



我們都是在
香港



良人的



伍卓文——著



目錄

(一) 出生	10
(二) 石硤尾大火，搬上七層大廈	17
(三) 六十年代工廠妹	21
(四) 重男輕女的外婆	26
(五) 「樓下門水喉！」	29
(六) 排除萬難，爸媽相戀	32
(七) 一場婚事，兩場囍宴	38
(八) 青山道七層唐樓	42
(九) 少年爸爸來港謀生	45
(十) 重回七層唐樓舊居	48
(十一) 唐樓各式租客·陪我玩的姐姐	52
(十二) 妹妹出世了，學著叫爸媽	58
(十三) 包租公夫婦與兆太	60
(十四) 青山道，無盡的思憶回憶	63
(十五) 李鄭屋邨·基愛幼稚園	68
(十六) 嘉頓大廈·大埔道休憩公園	72
(十七) 深水埗，福華街、福榮街、北河街……	75
(十八) 搬進青衣	78
(十九) 剪線頭串膠花的日子	82
(二十) 爸胼手胝足供車會	85
(二十一) 開始布置一下家居	87
(二十二) 初用煤氣，三支香晾衣服	91
(二十三) 屋邨平台、遊樂場、酒樓、士多、街市、超市……	94
(二十四) 開始認識鄰居	104
(二十五) 童年玩意真好玩	114

(二十六)	童年家庭樂	123
(二十七)	天花板穿洞漏水	125
(二十八)	媽百般武藝入廚	129
(二十九)	爸淘米大法，倒盡胃口	133
(三十)	爸在家中開了小藥房	137
(三十一)	乘數表、學寫字、學校小食部	140
(三十二)	吃糖果蛀牙，要脫大牙呀……	144
(三十三)	不肯吃藥、偷玩蠟燭、被窩看漫畫……	147
(三十四)	丟雜物、罰跪祖先、「剪爛」校服……	149
(三十五)	爸回鄉去，媽生了大病	152
(三十六)	看卡通片、「磨鉸剪鏟刀」、白糖糕馬荳糕……	159
(三十七)	聖誕節裝飾、端午節龍舟、中秋節煲蠟	161
(三十八)	賽馬日、六合彩、格蘭披治賽車	164
(三十九)	農曆新年，穿新衣、吃糖果、「年廿八洗邋邋」	166
(四十)	親戚拜年、打麻將、吃團年飯	168
(四十一)	貞姨笑姨戀愛風波	172
(四十二)	四叔婆土瓜灣的家	175
(四十三)	尖沙嘴噴水池拍照	176
(四十四)	大伯和三伯的家	178
(四十五)	大伯三伯為買樓爭執	181
(四十六)	外婆白田的家，滿載回憶	183
(四十七)	貞姨出嫁，華舅父迎娶娣姐	187
(四十八)	屋邨小小圖書館，愛上看書	192
(四十九)	屋邨文具店和雜貨店	196
(五十)	鄰居瑣事、鄰里互助、黃太教媽縫紉	199

(五十一) 公屋制水的日子	204
(五十二) 鄰居晾衣服風波	206
(五十三) 方太黎太的爭吵鬧劇	208
(五十四) 告別小學生活，填寫升中選校表格	212
(五十五) 如願升讀島上中學	216
(五十六) 梁 SIR 的紅色跑車	219
(五十七) 識於微時的中學好友	221
(五十八) 新事物、新學科、早會表演	224
(五十九) 校長召我進校長室	226
(六十) 校園·同學·點滴	228
(六十一) 全班男同學配水庫踢足球，一生難忘	231
(六十二) 週會表演鬧出風波	235
(六十三) 初中陸運會，跌倒了站起來	238
(六十四) 「大澳門」旅行·宿營攀繩網陣	240
(六十五) 粵語流行曲熱潮，東洋之風	243
(六十六) 爸獨特的音樂口味，與眾不同	246
(六十七) 貞姨搬到山景邨	249
(六十八) 兆太來探訪我們，我們也去探訪她	255
(六十九) 吃光阿伯家雪櫃零食	257
(七十) 狐狸家黑膠 45 轉速錄音	260
(七十一) 同班同學成了好友	263
(七十二) 我急性盲腸炎入院	266
(七十三) 初中生頑皮事，推跌女同學	268
(七十四) 三伯娘輝哥來訪，還有二伯娘	271
(七十五) 親戚相約到咖啡灣游泳	274

(七十六) 少年人，就是不喜歡管頭管腳	276
(七十七) 企嶺下旅行，長途跋涉	282
(七十八) 同學搬上居屋，大家探訪	285
(七十九) 媽到工廠打工，脾氣很大	287
(八十) 兩代之間，出現代溝	290
(八十一) 爸駕的士遇劫，驚險萬分	294
(八十二) 祥舅父與外甥	297
(八十三) 華舅父發呆依舊·祥舅父的山水音響	301
(八十四) 教育教度，果真填鴨？	304
(八十五) 胡混嬉鬧，全班受罰	308
(八十六) 文科理科，如何選擇？	312
(八十七) 感覺和爸越發疏遠	315
(八十八) 暑假和同學游泳·第一次獨自看電影	317
(八十九) 妹升讀女子中學，我到明愛補習英語	320
(九十) 旺角書店買教科書	325
(九十一) 文科班「建安七子」	327
(九十二) 自學英語，沉醉中國文學	332
(九十三) 一起補習英語的日子	337
(九十四) 三伯過身了	341
(九十五) 屋邨惡少「大混戰」	343
(九十六) 成長路上，身心靈壓力沉重	346
(九十七) 鴨寮街、Walkman、小小揚聲器	349
(九十八) 上課搗鬼，偷偷播流行曲	353
(九十九) 錄廣播劇，大家初試啼聲	355
(一百) 一個好朋友退學了	358

(一百零一) 第一次看舞台劇，笑笑鬧鬧	362
(一百零二) 補習、補習……	364
(一百零三) 初試投稿，分享喜悅	366
(一百零四) 吵人的鄰居，沒一刻停下來	371
(一百零五) 準備會考，每天透不過氣	376
(一百零六) 學校開放日	381
(一百零七) 最後的陸運會，亂沏的茶	384
(一百零八) 爸有「外遇」·兩代之間	387
(一百零九) 離別在即，同學拍照留念	390
(一百一十) 會考過後，急著找暑期工	393
(一百一十一) 父子之間，鴻溝漸現	397
(一百一十二) 會考放榜，各有前路	402
(一百一十三) 升讀預科，沉悶不堪	404
(一百一十四) 爸買音響給我作禮物	406
(一百一十五) 貞姨問笑姨借錢不還	409
(一百一十六) 第一部錄影機，又錄又播	411
(一百一十七) 華舅父跟我談出路	413
(一百一十八) 外婆與母親，心結難解	416
(一百一十九) 笑姨和祥舅父的婚事	418
(一百二十) 初嘗暗戀滋味	421
(一百二十一) 父子之間，鴻溝越深	425
(一百二十二) 爸不同意小姨，更不認同老師	430
(一百二十三) 蕉民、阿伯、胡旭榮，三名好友三名損友	435
(一百二十四) 大眼金魚澳洲升學	442
(一百二十五) 阿伯紐西蘭升學，大家歡送他	444

(一百二十六) 與陳燕儀重聚，她當了幼稚園教師	449
(一百二十七) 一班預科同學與她	453
(一百二十八) 高考，壓力更沉重	457
(一百二十九) 妹升讀工業學院·我到表弟家小住	461
(一百三十) 爸供完車會，媽大發脾氣	464
(一百三十一) 爸想當老闆，錯信貞姨	468
(一百三十二) 暫別心中的她·理工面試	470
(一百三十三) 大專生活，不過如此	474
(一百三十四) 畢業，打求職信	477

(一)

出生

我在一所叫廣華的醫院出生，在香港。

我問媽：「辛苦嗎？」

媽雙眼一眨，說：「怎麼不辛苦！你是第一胎，懷著你十個月，已經不容易，你又常常在肚子裡踢我。」

我問：「我很用力踢你嗎？痛嗎？」

媽說：「那倒不是，只感覺到你踢我，我『哎喲』一聲，你爸問我幹什麼，我說是你踢我。幸好你不是在夜間踢我，或者是我感覺不到，是的話就會吵醒你爸。」

「你就進廣華醫院生了我？」

「是啊。」

「辛苦不辛苦？」

「你說呢！第一胎，辛苦死了，痛了很久，還是沒有生下來。」

「有多久？」

「總之很多個小時，痛得快要了我的命！我對醫生說，不行了，我不行了！」

「然後怎樣？」

媽以後都是這樣說：「醫生就是叫我吸氣，用力吸氣！我說感覺快要不行了，但醫生就是對我說，再用點力，快可以了，快可以了！」

「然後呢？」

「然後我使盡力氣，聽醫生的話，再吸氣，吸氣……然後你就出來了！」

「呵！」我聽著咬咬牙。

爸說：「你出世之後，也沒有哭，問醫生，醫生說，那不算不正常，先再觀察幾個月，可你仍是不哭。我和你媽都以為你是啞巴，是不會說話的！」

「後來呢？」我問。

「後來不知怎的，你就開始說話了，也懂得哭。」爸說。

「原來這樣。」

「你妹可不同了，一出世就哇哇大哭，聲線洪亮，吵得產房上下都聽得見！」爸說。

「是嗎？原來我和妹還有這個分別？」我笑說。

「還說呢！廣華那些護士可真兇了，那時床位不夠，要睡走廊！」

「一個床位都沒有？」

「是呀！醫院擠爆了！要睡帆布床！」

「剛生產完？」

「你不知道，醫院的姑娘有多兇，呼呼喝喝，都不知道為啥？」

「怎個兇法？」

「總之沒好臉色給你看，彷彿你有要求，就是虧欠了她們一樣，即使喊痛，都不會理睬你。」

「怎麼可以！」

「醫院的女工更惡，問她們拿病人衣服呀，熱開水呀，毛巾呀……每件要給五塊錢！」

「太過分了！醫院財物，居然向病人收錢？」

「這已經是小事，她們比護士還兇。別開罪她們，她們粗手粗腳的，有意無意弄傷你，仇都沒得報！」

「真是無法無天。」

「何止，一個個像管家婆，煩都煩死了。」

「晚上睡得著嗎？」

「很吵，想睡著也難，再說，帆布床睡得腰痠背痛，又還沒有康復，真是辛苦得……」

「不過，不是產婦都怕姑娘的，有些會恐嚇她們，說她們最好不要嫁人，有天嫁了個老公要生產，到時就會身同感受！又說她們會比我們更辛苦更艱難！病房裡很多產婦都這樣說！」

「她們不是頭胎生產的，更加不用怕姑娘兇！」

「護士聽了……？」

「不敢吭聲。」

我哈哈的笑，問：「過了幾天出院？」

「好像三五幾天，但你爸和外婆不肯讓我睡走廊，找醫院理論，最後住四人私家房。」

「舒適多了嘛？」

「是，但拿毛巾衣服仍要給五塊。」

「那時五塊錢不是小數目，」我咋舌，「一天到晚用多少毛巾？換多少件衣服？要付多少錢？」

「很多很多。」媽說。

「然後出院了？」

「是啊，第一胎，真是辛苦得說不出。」

「爸接你回家？你走得動嗎？」

「走不動也要走，你爸叫輛的士，拎著隨身物品幾大袋，不就回家了嘛。」

「我呢……」

爸說：「你知道嗎？人都說，嬰孩出世是一定哇哇大哭的，不哭就不正常。媽把你生下來，你卻不懂哭，嚇了我們一大跳！」

「是嗎？……」我有些羞愧。

「姑娘將你頭下腳上的倒轉，拍打你的屁股，你才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以為我……」

「這倒沒有，媽見姑娘拍打你之後就沒事了，但你出世後，很久都沒有張開眼睛！」

「不是吧？」我瞪大眼。

「起初真的睜不開眼，後來擠出一條線，很幼，很幼，還以為你會看不到東西！」爸說。

媽瞪了爸一眼，說：「你還說！你爸每天放工到醫院來，就問你的眼睛張開了沒有，張開了多少，煩死了。我說我很疲倦，我要睡覺，怎麼知道？」

「幾天之後，你總算張開眼睛了！」

「不是，」媽說：「他每天睜開一些，再大些，幾天就正常了。」

每天睜開眼睛一些，看這個世界清楚一些？我想。

爸看了媽一眼，說：「你媽體質不好，就是瘦弱，坐月期間，我也來

下廚弄兩手小菜！記得嗎？我用薑蔥米酒炒雞腿，吃得你連連咂舌頭，大讚好味道好味道！」爸有點得意，自己豎起一隻拇指。

「我生完第一胎，不是你燒飯，難道是我？平日這些工夫不是我做的嗎？你回來就有得吃了。我十月懷胎，辛苦到死，你煮十餐八餐，有多辛苦了你？」

「你媽又來了。」

「別說了！」

爸似笑非笑，說：「你外婆倒也真的幫忙，為你媽找到補身方法……」

「你炒雞腿，外婆燉雞，媽天天吃雞？」我問：「抑或十全大補酒？是很奇怪的菜式嗎？」

「不是，你外婆找到一道偏方……」

「快說呀！」

「炒白鴿糞。」爸哈哈笑了起來。

「什麼？」我難以置信。

媽皺眉說：「別再說了！難吃死了！」

「你就吃了？」我瞪大眼：「真有用嗎？」

「我怎麼知道？她一番好意，我不想逆她的意，只好順著她！」

「那味道……」我掩著鼻子。

「不是你想的那種，」媽說：「但真是很難吃。」

「外婆……」

「她在天台拾的，那時天台一大群白鴿，不夠的話，就跟飼養白鴿的人要吧。」媽做個作嘔的樣子。

「誰叫你身子弱？你又雞又魚的，也沒足夠奶水。」爸說。

媽不作聲。

我問：「我吃奶粉？」

「對，起初在醫院裡試，試了幾種奶粉，都不對胃口，常常嘔奶，嘔得我們不知所措，怕你不吃東西會餓壞。」爸說：「後來你試了日本 S26 奶粉，一喝就開胃了！」

「可是奶粉燥熱，」媽說：「要到藥房買谷芽麥芽生薏米燈蕊花淡竹葉開奶。」

「你嘔奶很厲害！」爸望著我說。

「是呀！經常嘔得我一身是奶，就算買對了奶粉也常是嘔。吃完奶忙著掃背，又抱著他，手臂都痠了！」

「還有健康院。」爸說。

「是嗎？」我好奇問。

「醫院……醫院規定的，出世之後到健康院，檢查 BB 身體是否健康，注射疫苗……你沒事，正正常常，可是西醫說她貧血，要打補血針！」

「你還說！你知道我懷著你有多辛苦呀！我最怕打針了，一個月好像打幾次補血針，針扎在屁股上，真是要了我的命呀！」媽連聲說，好像仍在痛。

我不好意思的笑笑。

「你媽就是體虛血弱，但又虛不受補。」爸望了媽一眼說。

「吃得太滋補，我受不了，」媽說：「我會流鼻血的！」

「我是個頂難照顧的小孩？」我問。

「噯！難極了！」媽說：「頭幾個月，整天哭鬧，吵得心煩。」

「哭什麼？」

「餓了，要吃奶，睡不好，要人哄著，想鬧就鬧，嬰孩，就是這樣，哪會有原因的？」媽瞄我一眼說。

「還有他常常生病。」爸說。

「那還用說？」媽說：「等你放工回來，帶他去看醫生。」

「我身體不好？」我問。

「當然不好！」爸搖搖頭，說：「你有黃疸，你四叔婆抱你去看醫生，不知是西醫中醫，看了好幾次才好的，你也經常發燒，咳嗽……我和你媽帶你去長沙灣看歐陽醫生。」

「兒科醫生？」

媽說：「歐陽醫生最好，其他醫生的藥沒有效，退不了燒。吃了燒得更厲害，摸摸額頭，比熨斗還熱！你爸急忙抱著你跑到附近找醫生！」

「那天已經很晚，我見兩條街前面還有診所開門，想都不想就跑過去。歐陽醫生年紀不大，是個中年人，很有經驗，也很鎮定，一看他就很多年了。」爸說著呼口氣，好像剛剛跑完那兩個街口似的。

「歐陽醫生很喜歡你，」媽說：「你見到他也不哭，很聽話。他常常問你，你最近乖嗎？但姑娘替你打針，你就無法不哭了，但也只是幾滴眼淚，沒有大哭。」

我想了一想，好像是有那樣一個醫生……可記不起他的樣子了。

爸說：「說起會哭，他可不得了，足足哭了一百天！」

「不是吧！」我喊冤：「嬰孩都這個樣子的！」

「才不是！你哭得特別厲害，日間哭，夜間也哭，好像鑼鼓一樣的吵，半夜我睡著也給你吵醒！」媽說，又指著爸：「他！只推說開工，鬧佬懶理，裝作聽不到！」

「我倒頭就睡著，真的聽不到！」爸說。

「是嗎？只有你辛苦一整天嗎？我在家照顧他不辛苦嗎？」媽一口氣問，又說：「你還說呢？誰夜半三更不見了蹤影？」

爸側著臉不答。

「什麼事？」我問。

媽瞪了爸一眼：說「他！有一次，他收了工，不像平日那個時間回來。你才幾個月大，萬一有事，我不知怎辦，於是打個電話給你外婆。」

「外婆怎說？」

「叫我打 999！」

我嚇一跳：「這麼嚴重？」

「我就打了 999！」

「未夠四十八個小時……」

媽指著爸說：「他收了工也不回家，一個電話都沒有。我擔心他不知去了哪裡？發生了什麼事？」

「你去了哪兒呢？」我問爸。

爸不作聲。

「他呀！」媽說：「原來收了工和行家去打麻將！」

「哦！怪不得！」

「你說，是不是很過分？人家在家等他，他音信全無！天亮了，人影都不見，原來是去了打麻將！害得我不知多擔心呀！」

我笑著對爸說：「爸你也是的，怎麼一個電話都沒有。」

「我以為沒關係嘛，就當我和行家去喝早茶……」

「你不可以打個電話回來，告訴我一聲嗎！」

「你怎會聽你媽說的，真要報警？……」

「我那裡想那麼多，只知道找不到你！」

「後來呢？要不要銷案？」我問。

「記不起了，」媽說：「總之，他回來了！」

「以後呢？有沒有再去喝早茶，或者打麻將不打電話回家？」我笑著問。

媽斜視爸一眼：「他還敢嗎！」

爸不搭理。

「說起來，是四叔婆替你在廣華登記的。」媽說。

「不是你們？」

「她自己自作主張！她打個電話來，說已經替我們登記了！」

「不是父母登記的嗎？身分證？」

「我怎麼知道？總之她說已經登記了！」

「不對啊，醫院產房要預約的……要做產前檢查的嘛！」

「是呀。」

「即是說，你懷了胎之後，四叔婆替我們登記，然後你就依著去做產前檢查？」

「是。你爸根本不喜歡。」

「睇！」我拍一拍大腿：「你可以不去的呀！明愛這麼近，你和爸去登記不就成了？」

「記不起了！也許是不想逆她意思，她始終算是你嬤嬤。」

「青山道去廣華倒不算很遠……」

「怎麼不遠，挺著肚子很辛苦的。」媽嘆口氣說。

「爸不喜歡？」

「是啊，說限時探訪太麻煩。」

「我收工有時趕不及。」爸說。

「說要私家醫院。」

「要求這麼高？你負擔得來嗎？」我望了爸一眼。

「說是寧可貴些住私家好得多，錢花了再掙回來。」

「本來想住哪一所？寶血？」

「也許吧！當時已有這所醫院了，又近。」

「是的。」

(二)

石硤尾大火，搬上七層大廈

爸媽結婚，也經過一番波折。

我問爸：「你和媽是怎樣認識的？」

爸側起臉，望向遠方，好一會才說：「是你金姑媽介紹的。」

爸沒再往下說。

「金姑媽是誰？我見過嗎？」我問媽。

「見過，金姑媽不就是姑媽了嘛。」

「這我知道，但她是誰呢？」

「你爸的疏堂姊姊。」

「即是……」

「你爸的疏堂兄弟的姊妹。」

「疏堂兄弟……」

「你阿爺兄弟的兒子，就是你爸的疏堂兄弟，女的就是疏堂姊妹。金姑媽年紀比你爸大，輩分比你爸高，所以你叫她金姑媽。」

「她姓金，怎會……」

「夫姓。」

「你怎樣認識金姑媽的？」我問。

「她在我住的樓下開士多。」

我感到驚訝，說：「這麼巧合！外婆那時住……」

「不就是住石硤尾邨嘛。」

「呀對！」我拍拍頭說：「想不起來！石硤尾七層大廈！」

「是呀。」

「就是說，石硤尾大火之後？」

「應該是吧，我都記不起來了。」

「那年你幾歲？」我問。

媽想了想，「記不起……」

「五歲？六歲？」

「大約……」

「聽說那場火非常猛烈，燒遍了整個山頭。木屋區全燒光！」

「是很夜的時候，」媽說：「好像有人喊火燭呀！火燭呀！所有人都逃命了。」

「夜半起火，天氣又寒冷，應該萬分狼狽。」

「我只記得你外公外婆帶著我們走。」

「一家幾口？」

「你外公、外婆、二姨和我。你大舅父應該還未出世。」

「有沒有燒到住的木屋？聽說濃煙是很嗆鼻的。」

「應該沒有燒到吧，聽人大喊火燭，嚇得立即逃命，沒有嗅到很濃的煙。總之山坡上是有火光，後來應該越燒越厲害，晚上誰都看得見火光啦。」

「火燒了足足一個晚上？」

「是啊，我記得消防員有趕來救火，拿消防喉不停灌水，但火一直燒得很旺，火光將半邊天映得通紅。天亮時，火熄滅了，木屋全都燒成了炭。」

「屋子沒有了。」

「安排七層徙置大廈住。」

「即是石硤尾邨？」

「是。」

「就是原來木屋的地方？是 H 型的大廈？」

「應該是吧！」

「啊！」我拍了拍頭：「每次上外婆家，都經過石硤尾邨的，但我不知道你以前住在那裏。」

「對呀，我是住石硤尾邨呀。」媽說。

「我以為你住白田邨。」

「沒有。」媽搖了搖頭。

「沒有？」我稍稍疑惑：「你沒有住過白田邨？」

媽翻了翻眼：「我什麼時候住過白田邨？！」

「結婚之前……」

「沒有，是你外婆搬進白田邨。」

「哦，結婚之後搬到青山道。」

「日子真難捱！」媽嘆了口氣，說：「七層臨時徙置大廈，環境差不用了，一家十口八口，擠在又窄又小的單位裡。幾姊妹睡同一張碌架床，沒有廚房，沒有廁所……」

「沒有廚房？那淘米切菜……」

「走廊！放個砧板，蹲著！從公用水喉取水！那種地方，誰都是窮人，誰都沒錢，都要自己想辦法的呀！」

「那上廁所……」

「一層樓，一個廁所。人多，大家爭著用，有時弄得很髒，很久才有人洗，洗得也不乾淨，自己拿起水喉沖呀洗呀！」

「洗澡呢？」

「幾個姊妹湊在一起去。大白天都不安全，何況晚上，不行的！」

「互相掩護？」我笑起來。

「不就是囉！」媽瞪我一眼，說：「臨時大廈，治安衛生樣樣差。樓上樓下，閒雜人多，任何人都可以是白撞，萬一有個色鬼衝進來，怎辦？」

我伸伸舌頭。

「你外婆不是和我們同住一個單位的。」媽說。

「怎麼多了一個單位？」我摸不著頭腦。

「一個大單位，在地下，你外婆住的，一個單位住一半，是間隔開的。我們和一個婆婆一起住，出入要經過她家門口。」

「外婆和誰住？外公？」

「不是！」媽說：「那時你外公已經過身了。」

「和大舅父？」

媽想了想，「記不起來了。」

「兩個單位，不算太擠吧？」

「不要忘記，人是很多的！」媽說：「一家六口呀！後來加上阿祥和阿玲的爸，他們兩個也出世了，九個！不過我已經結婚了，八個，也太多了呀！」

「真是……」我答不上話。

媽忍不住苦笑一下，「想起還是會覺得辛苦……」

「外婆交租？」

「不是她是誰？」媽翻了翻白眼，說：「不過租金算是便宜，一個單位好像十四塊錢，半個單位七塊錢，也算應付得來。」



(三)

六十年代工廠妹

「外婆那時做什麼工作？」我一直不知道。

「她接些衣物回家，挑挑形狀，剪剪線頭，一見我有空就叫我做！」

「平日呢？」

「我做工廠，你外婆也做。」

「做什麼？」

「縫補毛衣。」

「不是製衣？」

「不是，那時我還沒有學會用衣車。」

「呀，是的。」

「那時，工廠的管工很有人情味，」媽像很是回味似的，又說：「那個潮州人開一家毛衣廠。我們做了一整天，還開夜班加班，三更半夜，他叫宵夜給我們吃，叫我們買啤酒，又跟我們說笑胡扯，不知多開心！」

我聽著。

「你看，」媽翻了翻抽屜，拿出一堆黑白相片，指著一張，說：「就是他了，其他是我的工友。」

我拿過來看。一個穿白色汗衣的中年男人，一臉隨和的笑容，站在三個女工後面，旁邊一個胖胖的男人像是管工，也穿汗衫，望著幾個女工，滿臉欣慰的笑容，像個慈父一般。媽坐在三個女工的最右，頭髮像燙過的有些鬆，雙眼不大睜得開，像是太疲累了快要睡著，但望著鏡頭仍不失笑意。工作桌上堆滿衣料和線圈，除了幹活的手工，還擺放了小食和飲料，其他女工臉上都帶笑。

媽說：「我們幾個女工走上天台，排排站著拍照！」

我一看，「你和這幾個相熟？都是她們。」

「是的，跟她們談得來。」

「一直在同一家工廠？」

「我起初在這家工廠做雜工，也在很多工廠做過，後來她們也轉到別的工廠。」

「還有聯絡嗎？」

「其實大家都住在附近。阿娥同一個屋邨，只是不同樓宇，在屋邨會見到的。」

「誰是阿娥？」

媽指指相簿：「就是她，跟她最談得來。」

一個非常清純的少女，臉上兩個酒窩，笑容甜美，梳了一條馬尾。

我指著相片，「公園、小徑、天台……看來你倆經常一起結伴外出，她還帶著小妹妹。」

媽笑了笑。

「她結婚了嗎？」

「應該有的，」媽想了一想：「當時她有男朋友，看上去好像有些前衛，駕一輛電單車的。」

「不是保持聯絡嗎？」

「結婚之後少了。」

「沒有對方電話？」

「那時不是家家戶戶有電話，大家街坊住得近，見了面說個不停……我結婚搬開了，大家也少見了。」

「你們這麼親近……」

「阿娥是很好的姊妹，我結婚時，她和幾個同事來喝喜酒。」

「你和爸結了婚，她也可以到青山道探望你啊。」

媽嘆口氣，「沒有，她也有自己的生活。」

「她住哪裡？」

「石硤尾邨。」

「也是石硤尾？一家親？」

「不同座，她和我們相隔比較遠。」

「放了工一道走。」

「有時是，但不開工我也找她閒聊。」

「那多好，但很可惜。」

「也沒怎麼可惜，」倒是媽這麼說，「總之是少見了。」

我看著相片。

媽看了看，說：「她叫劉瑞芬，我和她最相熟。」

「就是她？」我說：「你提過她，你說常和她一起的。」

「是呀，」媽笑了，說：「她也是街坊，也住在石硤尾，就在我們隔鄰。你外婆和她母親很相熟，她好像有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劉瑞芬好像是大姐姐。」

「所有人住在同一個地方……」

媽一直往下說：「還有肥婆玉珍，你小時候在白田邨常見到她的，一直住在我們家隔鄰，接著是豬肉婆，我和她最談得來了，比你那個一天到晚逼我加班的可惡外婆還要多話說……我們幾姊妹住在樓上，看著樓下有個阿叔每天清早炸煎堆油條去賣，另一個阿叔炸豬皮蒸紅包，那個鐵鍋很大很大……也少不了開涼茶舖的金姑媽，也有伯娘，她女兒當我和你爸的證婚人……」

爸在抽煙看電視，聽到這裡望了媽一眼。

「所有人……」

「石硤尾那場大火，個個都是逃難出來。」

「但我沒想過……」

「我和劉瑞芬常常一起看電影，但你外婆不大喜歡她。」

「為什麼？」

「你外婆需要理由的？」媽反問。

「你也約過她喝茶？」

「有，她結婚後離了婚，後來又結婚移民到美國，生了兩個兒子，回來探親時著她母親叫你外婆通知我。她約我到石硤尾富城酒樓，大家說說近況，你們也有去的。」

「是呀，我記得的。你帶我們到那間酒樓，外婆推著車賣點心，見了我們笑著拿牛肉蝦餃給我們。」

「是的。」

「我和妹不知道那個阿姨就是她。」

「你們太小，說了也記不得。她回美國之後，再沒有和她聯絡了。」

我指著幾張相片，說：「你倆的頭幾乎貼在一起。」

媽看了一眼，「是。」

「看那一頭髻髮，常常一起去燙的？」

「不是，除了看電影，她很少和我逛街。她和我的一班工友不同。」

「你們一起打過工？」

「有，但她不大參加工友的活動。」

「你說常和姊妹一起去吃……」

「我們加班放工之後，」媽說：「一班工友拉隊去吃宵夜，吃魚蛋粉呀，雲吞麵呀，我最鍾意加很多辣醬！還有豬皮蘿蔔、燒賣、魚蛋、腸粉，加一杯凍檸檬茶……」

「真開心。」

「是呀！」媽笑得眯起了眼，「放工食宵夜最開心！我最常和阿娥去弄頭髮，每個月一出糧就去，洗完頭燙完髮才去開工！」

「什麼？不自己洗頭？」

「很便宜的，才一個幾毫！」

「不是……」

「平常當然是自己洗，但也很麻煩，家裡沒有自來水，要拿盆子去舀，又要自己煲熱水，怎會每天洗頭？到了要剪頭髮，就和她一起去！」

「每天一起上班？」

「沒有，我有我，她有她。我上過她的家，她有一個妹妹，但她的母親不大歡迎外人……我和阿娥是很談得來，但很少上門找她。」

「一起上班有沒有幾年？」

「好像沒有，」媽想了一想，「我記不起了……我還是十五六歲時，在幾家工廠做過，總之有工就去做。」

「那時你……成年了嗎……」

「還沒有。」媽也笑了。

「不會查得很緊吧……」

「才不是！」媽瞪大眼，說：「有人會來查舖，廠裡的人大叫要走鬼啦！」

「逮個正著嗎？」

「沒有，我們從後門走！廠裡的人很有辦法的！」

「工廠要大量人手……」

「是呀，像我們這樣的女工。」

「我是說，童工是不能說，但大家都做的事嗎……」

「是呀。」

「但你的真實年紀？」

「我出來工作時是十五歲……還沒成年！」

「那怎樣找……」

「一個鄰居，一個女孩子，她說把身分證借給我。她十六歲，成年，借給我到工廠登記。」

「樣子不同……」

「工廠的人不會理，總之是胡混過去！」媽笑說。

「要賺個錢真不易。」

「我賺的每分錢都交給你外婆，但問她拿錢可真難了，除了零錢，吃飯搭車之外，想買條裙，她問長問短，還說我帶飯吃，在工廠打工，穿什麼裙子！」

「不把錢全給她呢？」

「我聽話呀，」媽仍然憤憤的，「她甚至特地到我的工廠打工，監視著我！」

「不用照顧阿姨和舅父？」

「那時已經長大不少。」

「之前呢？」

「在街市賣菜。」

「外公呢？」

「你外公造鞋。你外公很棒的，用一雙手，把鞋一隻一隻的造出來。」

「原來外公是鞋匠。」

(四)

重男輕女的外婆

「你外公很早過身了，」媽說，「他在生時，我也很少見到他。你外婆向來不提他在什麼地方上班。」

「一天到晚在鞋廠工作。」

「他生了我們五兄弟姊妹……你五姨還沒生下來，他就過身了。他是個脾氣很好的人，對我們很好的，從不責罵子女，不像你外婆！他對著你外婆也不大出聲。」

「外公在生時造鞋，他過身後，外婆在市場賣菜？」

「不是，環境不好，生活擔子很大，早去幹活賺錢了。」

我聽著。

「家裡沒錢，我小學四年級，你外婆說，不夠錢交學費，我沒再上學了。」

「是不是外公……」

「他過身之後吧。」

「你這就去打工了？不會呀，你只得十歲左右……」

「我還在上學時，照顧你幾個阿姨和舅父，替他們洗澡、洗頭、刷牙，一個一個輪著來……今天他們都長大了，會記得我服侍過他們？」

「你一個人？」

「是呀！」

「二姨三姨……」

「你外婆只叫我做！凡是家務，燒水、燒飯、燒菜，通通由我一手包辦！」

「弟妹開始長大，可以幫忙。」

「就是沒有！你外婆只會欺壓我！我不知多辛苦，從早到晚，沒得停一停！」

「因為你是長女？」

「長女就好欺負嗎？」媽大聲說：「為什麼不叫他們做？他們也懂得的，

有時也會做但很少！」

「外婆為什麼……」

「你外婆欺善怕惡的，」媽甩甩手說：「你二姨很反叛，不聽你外婆話，人又很兇，你外婆說一句她頂兩句。你大舅父？你外婆把所有兒子當是寶貝，怎會捨得叫他大少爺做家務？你三姨四姨年紀還小，但大了也不大肯做，有大家姐在，她們只會繞起雙手！」

「阿姨們有唸書嗎？」

「我不大記得，應該有的。你大舅父一定有，」媽語帶不屑，「你外婆是守舊頭腦，非常重男輕女，你兩個舅父會沒書讀？」

「你說，大舅父是少爺仔。」

「他？他還是小學生，上學，下大雨，水浸街道，你外婆不知多緊張，叫我帶弟弟回家，怕他浸濕了嘛，又雨衣又水鞋替他穿，是我揹他回家的……現在？不理睬人了，不知道你是誰了，還會來探望我這個大姐？」

「舅父在哪裡唸書？是很遠嗎？」

「他在福榮街官立小學唸書，平常也要帶他上學放學，也不近的。中學他在英華書院唸書，當然是自己上學啦。」

「我們搬進來不久，他和嫦姐有來探我們。」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爸插嘴說：「華仔是來借腳架用，我借給他，但他用完，從來沒有還給我！」

我想了一想，「他是來過，但我不知道他沒還給你。」

「他打電話來，問我是不是有相機腳架，我說有。他說他想借來用，可能他見過我和你媽拍照，想和阿嫦拍拖時拍照吧。」

「無事不登三寶殿。」媽說。

這我記得。華舅父打電話來，爸接聽了，在談話中間，我和妹知道華舅父和嫦姐會來探望我們，開心得跳了起來。一對情侶過兩天來了。我們在樓下走上一道彎曲的樓梯，上了小平台拍照。爸身型已發胖了好幾年，穿著淺色條紋襯衫和深啡色褲子，坐著正面望向鏡頭。華舅父身型瘦削，襯衫西褲，頭髮看上去長了少許，斯斯文文的模樣，側身回頭笑著。妹穿著紅白色連身小裙子，非常漂亮，天真而無憂無慮的笑著。我也穿著淺色襯衫和褲子，一邊玩一邊伸手指著她，臉上神情非常促狹……嫦姐穿著長

裙子，拍了兩張，溫柔的笑著對我說：「文仔欺負阿妹！」原來我正在捉弄妹妹呢。完了舅父和我們到文具店看玩具，我揀了一副齊全的警察裝備，有手槍、警棍、手銬、電筒、記事冊……舅父見了說：「文仔將來長大了想當警察？」同時拿過玩具放回去，又把一套比較小型的警察玩具給我。我說謝謝舅父……我們也到屋邨酒樓門口的小樓梯拍照。爸走下幾級樓梯，蹲下來叫我們笑啦笑啦。舅父娣姐挽著手在我和妹背後笑得燦爛，看上去像是我和妹的父母，背景是酒樓的長形側窗……妹穿著紅白色裙子，本來和我並排站在我左邊，在爸拍照前的一刻，身子傾過來靠近我肩膀……我穿一件啡色的毛衣外套，是先前拍照脫了下來，還是有誰替我拿著？爸就這樣蹲著按了快門。爸穿的衣服不看照片也記得……

但沒有媽，不知是不是看著家門。除了自己一家四口的照片，親戚來也難得拍照，不是缺少了爸就缺少了媽。

「華仔也抱過你帶你逛街的，回外婆家時對我說，你的兒子真好發問問題，不是問街燈為什麼會亮，就是問車子為什麼會動，總之見一樣問一樣，問得他不知怎樣回答，只有說回家後才告訴你。你說，你是不是每事問？」

「有這樣的事？」我忍不住笑，「那華舅父小時候愛做什麼？」

「大舅父不大說話，但喜歡踢足球，放學丟下書包就去，吃晚飯也未回來。你外婆叫我們幾個姊妹跑到山坡上的球場，請少爺回來吃飯！說家裡開飯他還捨不得走！我們等了又等，差不多天黑了才肯回家！」

我哈哈笑說：「大小舅父都喜歡踢足球。」

「是呀！兩兄弟很合拍。」

大舅父和娣姐好像還來過一次，兩人當時還沒有結婚。翻翻相簿，我和妹拍的照穿的衣服不同，人也長大了些。我記得娣姐還說，要上樓梯到有幾個攀架的平台拍照，就是我捉弄妹的地方。我和妹站在滑梯後拍照，仍是孩童模樣，只是稍稍長大了些……那次之後沒有再來了。

看過相片，爸經過種了樹木的高身花槽時抱著我，把我放在他肩膀上，爸穿著啡色西裝上衣，臉背著看不見，只有一頭濃密的頭髮。我在半空張開了嘴巴笑著，像是有些不好意思，因為我一邊倒後時，華舅父一邊看著，還替我拍下了這張照片，娣姐在旁邊如一朵花般笑著。

媽還在說：「他會來探望我這個姊妹嗎？不會的啦！」

(五)

「樓下問水喉！」

我問：「你沒唸書之後，就在家照顧弟妹？」

「不是我還有誰？你外公整天在外面工作，你外婆在街市賣菜，我有時也要去幫忙叫賣的，晚上照顧你的姨舅……她還接些衣物來，要我剪毛頭和挑線頭！即使我到工廠上班了，她也照接，半夜也沒得睡呀！」

「你也到外婆的菜檔幫手？」

「是呀，幫手賣菜。」

「外婆的菜檔是自己的，還是她替別人打工？」

「好像是自己的。」

「她從哪裡入的貨？」

「應該是批發市場吧。」

「大清早要去入貨，很辛苦。」

「我帶了你舅父上學就去幫手。」

「好玩嗎？」

「街市有什麼好玩！」媽翻翻白眼，說：「不就是賣菜！就由早到晚喊著過來挑過來揀，叫得聲音也沙啞！」

「街市的人兇不兇？」

「街市？什麼人都有！尤其是爭檔位，常常為這個吵架——你霸佔了我的位呀，你擺過了界呀……那些潮州佬最兇！你外婆常常和他們吵，我也和他們吵，他們吵不過我們，幾乎要動手打，其它檔攤的女人加入一起罵，他們很不服氣，但說幾句髒話也就算了，總不能真的打女人！」

爸插嘴說：「你媽以前是在街市賣菜，所以一定夠兇！」

媽大聲說：「我兇了你嗎？」爸對我做個手勢，意思是「你看到了嗎」。

「那些街市佬很不堪！有時上身不穿底衫，下身還故意將短褲拉低一些，真是嘔心！」

「或者是熱，街市佬多不修邊幅。」

「才不是，是故意的！」

「你的賣菜生涯。」我說，「聽上去也挺有趣呀。」

「有趣？才不有趣！很辛苦的！」媽嘆口氣說：「你的姨舅還小，你外婆手拖一個，用揹帶揹著一個，我在旁邊幫手用鹹水草捆好賣給人。有一次，你外婆不知什麼事走開，叫我看著檔口，怎知下起大雨來，我差點給大水沖了去！我以為我就那樣沖走了！到現在我還很怕水！」說著抱了抱手臂。

「水，」我說，「五六十年代，香港是有實施制水的。」

「唉，你說這個，」媽搖了搖頭，又嘆了口氣說：「制水的日子可慘了，煮飯燒水洗衣服全都用水。一旦制水，大廈的人靠街喉供水，於是湧到樓下盛水，哪像你們這一代幸福，旋開水龍頭就有自來水！」

「誰說的，我們這個屋邨有時也停水，要等水車來！」

「怎能跟以前相比？」媽雙手在空中指劃著說：「石硤尾邨座數多，人也多，一家大小，有老有嫩，小孩子最多，都拿著瓶瓶罐罐到樓下排隊。我們也拿著水桶、膠盆、水煲，提著擔挑去盛水。有些小孩推著鐵手推車，上面擺幾個鐵桶，但小孩力氣不夠，小鐵車歪歪斜斜的，一邊推水一邊濺出來，到家時不知道還剩下多少。」

「你用擔挑？」

「什麼都用，我用你外婆賣菜的擔挑，左一桶右一桶，比較穩定，也用漱口杯、水杯、碗盤……你不知道，最難過的日子，四天才供水一次，不用盡每件盛物件的東西，到時不夠水用，可就慘了！」

我想了想，說：「五六十年代，人口大量增加，用水量自然大，又有許多工廠都用水，民生也兼顧不了。」

「這個我可不理它，」媽說：「總之，一家七八個人，不能沒有水用！我們把水桶放在地下單位，樓上單位狹窄，幾兄妹要用就到樓下！」又說：「你不知道石硤尾邨的人，有些非常霸道的，有個潮州婆開米店的，她盛了一桶又一桶，又把我們的喉管拔掉！我去跟她理論，她見我和老二年紀小，以為我們好欺負，說她那邊的街喉輪不到我們用，一邊還要搶著多盛幾桶。我大聲回罵她，越罵越兇，說街喉是一個屋邨的街坊用的，誰都有權去用！又罵她怎可那樣自私，說她夠膽就再拔我們的喉！她見我們比她還兇，以後再也不來惹我們！」

「真不容易……」

「當然囉！」媽說著仍然憤憤的，「那種地方，人多口雜，流氓爛鬼潑婦什麼人都有，不夠硬淨就給人欺負！」

「真是……」

「還有呀！」媽又說：「有班混孩老是惡作劇，我一踏出你外婆家門口，一個水彈擲下來，直接擊中我的頭！我整個人濕透，感到一陣暈眩，站也站不穩，要人扶著才不至跌倒。你說那是什麼地方？他們不會走遠，一定是躲著蹲著偷笑！我向著樓上大罵，隔空把他們罵得狗血淋頭！」

「聽到了嗎？」爸嘻嘻直笑說：「你媽就是這樣子的！」

「那種環境！」媽瞪爸一眼，大聲說：「你外母也不是人，要我由朝做到晚，不讓我休息……鄰居看不過眼，都說我是不是她生的！」

「真的？」我問。

「所有認識我們的人，都見你外婆怎樣對我！」媽說：「你記得玉珍嗎，搬上白田之後在我們隔鄰。她也住過石硤尾邨，見你外婆對我不像人，也跟你外婆說，阿芳，你大女操勞得太過，怕她會累壞……你看，人家不是親人都替我說話！早知做人那麼辛苦，大水沖走一了百了！」

「外婆對我們很好……」

「你知道嗎？我們那時住在石硤尾，窮困人家，有幾個外國人，好像是教會的，到我們住的屋邨，不是派飯派米的那些，而是揀選孩子到外國學英文，包吃包住，不知怎的揀中了我。你外婆想你舅父去，你舅父唸書好，我是個女的，又是長女，應該留在家中操勞！我說我不想去，也就沒去，但也沒有揀中華仔。」



(六)

排除萬難，爸媽相戀

爸說：「你外婆人很厲害，而且重男輕女。」

「她說過不要我！」媽說。

「什麼？她想把你遺棄？她當時想墮胎？」

「不，把我生下來之後。」

「怎麼可以？！」

「伯娘說，你外婆不要，她要。」

「伯娘？」

「我和你爸結婚時的證婚人的媽媽。」

「她是誰呢？」

「你外公遠房堂兄弟的老婆。」

「她對你很好？」

「她很和藹，很喜歡我，說早知你外婆對我這麼差，就把我認作女兒。」

「她是你和爸的證婚人？」

「不是，她叫女兒來當證婚人。我們擺喜酒時，她和她女兒也有來，四叔婆即你阿嬤擺的那場……看這一張，她在場敬酒，笑得不知多開心。」

「她不自己做證婚人？」

「我不知道，我和你爸在屯門婚姻登記處註冊。你伯娘的女兒一個人來。」

「屯門？跑到那麼遠？」

「你不知道你外婆的厲害，她知道了，一定會反對。我們挑個老遠的地方註冊，事前沒洩漏半點風聲……唉，說起來好像走難一樣！」

「外婆後來知道了？」

「知道了，也沒辦法，坐下來和四叔婆談擺喜酒的事。」

「為什麼反對你和爸來往？」

「少了個人替她賺錢嘛！」媽翻了翻白眼，說：「你外婆當女兒都是搖錢樹，最好不結婚替她掙錢，還替她供兩個兒子唸書！」

「就像粵語長片一樣。」我說。

「看，這是伯娘的女兒。」媽指著幾張照片說。

幾張發黃的照片，相中爸普通襯衫褲子，媽穿及膝深綠色裙子，看上去有點像旗袍，旁邊有一位穿套裝裙子的女士，自然熨貼的短髮，看上去性情溫婉，相貌舉止看上去端莊，挽著手袋和媽合照，拖著的兒子頭髮剪得短短，短小上衣加小小短褲，非常純樸，有些是四人的合照。

我問：「你們相約逛街？」

媽看了看，說：「應該是結婚之後。」

「伯娘女兒當你們證婚人，結了婚，約她出來見面？」

「是呀，她還帶了兒子，我們都不知道。她還有一個女兒，當時還未出世。」

「你們十分相熟？」

「不是，她聽伯娘的話來當證婚人。大家相約出來見面，之後就沒有了。」

「伯娘呢？你有探望她嗎？」

「有，她也住在白田邨。我帶你們上去見她，她見了你們不知多開心。」

我實在想不起來，但我記得，媽帶我到舊屋邨探望朋友，單位又小又黑，擺滿了雜物的。

「你不知道，你外婆的線眼多厲害，每次我偷偷帶你們到伯娘家，她都會問，你是不是上過那婆娘處。我說沒有，她說，你不用講大話，我知道有人見到！」

我伸伸舌頭，「多可怕。」又禁不住說：「那有多嚴重呢？只是探望一下親人。」

「你外婆跟你講道理的嗎？她不喜歡誰，就不准你去誰的地方，你去就是違逆她的意思！」

「她不喜歡伯娘？」

「她不想我嫁你爸，伯娘卻叫女兒當證婚人，你說她喜歡不喜歡？」

「那倒也是。」

「都怪那個二婆和二叔公，一直在你外婆耳邊挑撥是非，說你爸這樣那樣不好，總之大女出嫁就是不好……兩公婆天生一條毒舌！我到現在還是非常憎恨他們！」媽說得臉孔漲紅。

我問：「為什麼要那樣坑人？有什麼好處？」

「有種人天生一副壞心腸！」

「還有你外婆，認識的人盡是不三不四。我和你爸上白田探你外婆，有個街坊是個師爺，聽我們說輪候公屋，就說自己認得房署的人，給他三百塊就有辦法。你爸想也不想，立刻就要給他。我叫他不要，他倒說我是女人，懂得什麼！」

「後來呢？」

「當然什麼都沒有！我問你爸，那三百塊怎麼樣？沒有下文了？你爸才不作聲。我說，你根本不認識他，幹嗎輕易相信他？他認識房署什麼人？房署職員辦事有規有矩，不是管小販亂來的那個年代！你爸還說，你們女人懂個什麼？」

「有沒有問問外婆？叫那個人出來還錢！」

「沒有！你爸不問，我也不問！」

「外婆知道嗎？」

「即使知道，她也不會開罪她的好街坊！」

爸緊閉嘴巴。

隔了一會，我問爸：「你說金姑媽介紹媽給你認識？」

「是。」爸呷了口米酒。

「金姑媽認識爸，但你……」

媽插嘴說：「你金姑媽的家開士多，一班女孩子在空地玩，譬如拍公仔紙，玩完了跑到她的舖子看電視。每次一毫，也會喝支汽水，一毫或二毫，很便宜的。那時很多家庭沒有能力買一部電視。」

「金姑媽認得你？」

「她誰都認得，」媽說：「她自己家人很多，幾個兄弟姊妹一起住，還有老公和幾個孩子。她老爺不知多疼她的兒子，常常摟著孫子疼，但那個胖男孩頑劣死了……樓下士多，樓上住人。有次她叫我去喝茶，原來你爸也在那裡！不知你金姑媽是不是有意……」

「總之她作了媒人。」我說。

「要問問你爸。」媽斜視著爸說。

爸沒好氣，說：「你金姑媽說，叫我去喝茶，要介紹女孩子給我認識。我想想，沒所謂，於是去了。」

「你好像不大著緊似的。」我笑說。

爸呵呵的笑：「我當是認識一個朋友，談不來就作罷，但還是認識了你媽！」

「然後拍拖了？」我問。

「你金姑媽是個熱心腸的人，一心要撮合我和你媽。她主動聯絡我和你媽，見面機會也就多了。」爸說。

我翻到爸媽年輕相片的幾頁。

爸和媽的拍拖照……環境看來頗為優美，山上有幢幾十層高的白色樓宇，公園種滿了樹木……爸穿了棕色西裝，媽穿條紫紅色裙子，胸前V領沿邊一個個白色小圈，看上去像一串珍珠項鍊，有的在樹蔭下拍，有的在長凳上拍。爸的手搭在媽的肩，媽也輕輕倚在爸的肩……

爸戴著銀框老花鏡，蹣著腿坐在沙發上，攤著報紙在讀副刊，用手托了托眼鏡，眯起雙眼說：「是很久以前的事……」

「這個公園是什麼地方？」

「問你媽。」

媽拿過相簿，看了一會說：「兵頭花園。」

「兵頭花園？」我叫了一聲，「小學去旅行的地方！」

「還在不在？」

「有，動植物公園。」

「哦……」

「相識多久結婚呢？」

「好像有一兩年。」媽說。

我好奇問：「你和爸到公園散步拍拖，還有呢？」

「逛街，吃飯，看電影。」

「想不到爸陪你看電影。」

「他後來也到我家吃頓飯。」

「你不到爸的家吃飯？他下廚嘛。」

「他一個人住寡佬房，不大方便，鄰居會說閒話的。」

爸強調說：「我一直住在那裡！」

「很年輕開始？……」我問。

「起碼住了十年。」

「住在哪裡？」

「不就是青山道。」

我瞪大眼：「我們住的那幢唐樓？」

「就是了！」

「真想不到！」

「我一個人租住，不打算搬，本來沒有打算結婚。」爸說。

「你爸最喜歡約同三五知己，到屯門的海灘曬太陽，游泳。」

「爸的朋友……」

「他九龍巴士公司的同事，」媽說：「有好幾個，都是他的死黨，都喜歡游泳和吃海鮮。」

「你不怕水？」我問。

「我不游。」

「不是呀，看，這張相……」

媽笑了笑說：「我穿一件頭泳衣，坐在一塊大石上拍，只是拍照，你不知道我不懂得游泳？」

爸和幾個老友看來十分熟絡，不知是否冬天，一行幾個人穿著大衣，在海灘搭著肩拍照，一色接近中年的臉孔，一個個笑得非常燦爛。爸看來比較年輕，身型也比較瘦削，不像其他人看來胖胖的……我很為爸有幾個知己高興，只是沒有見過任何一個。

媽說：「這幾張婚宴相，你爸的老友結婚時拍的。這個新郎哥，長得較胖，就是沙灘上靠右邊的那個。有一兩張我也在……」

「你和爸那時結婚了嗎？」

「沒有，你爸比他們遲……你看我的頭髮，熨得高高的像座山，還只是個少女。」

「看上去十五六歲，」我說：「應該不止吧？」

「十八，二十……」

爸回憶著，咧嘴而笑，說：「我們一班人到海灘游泳，帶你到容龍別墅附近的檔口吃海鮮，一大條一大條的海魚海蝦，你不知吃得多滋味！」說著自己舔舔舌頭，一副回味無窮的模樣。

「你們玩得多開心，」我說：「這張相小玲姨也在，她雙手抱著汽球放在頭上。她才五六歲，天天真真的笑著……爸你很瘦，穿了襯衫，骨架真像一副竹棚……」

爸沒看照片，只說：「你媽叫我帶阿玲去。」

「其他阿姨呢？」

「她們很少跟著我們玩，自己有朋友。」

真是快樂的時光，我想。

「拍拖之後就結婚了。」我說。

「當然囉。」

(七)

一場婚事，兩場囍宴

我捧著相簿，翻到一頁，右下角一小張發黃的啟事——「我倆情投意合謹訂於一九XX年X月X日旅行結婚謹此敬告各親友。」

我輕輕唸著。

「你外婆不想你媽嫁給我，一開始就反對！」爸說著嘆了口氣，把報紙往桌上一拍。

「你們旅行結婚？」我問。

「不是，」爸說：「只是啟事這樣登吧了。」

「喜酒是分開擺的，不是說兩家人坐下來談的嗎？」

「別提了。」爸大搖其頭。

「發生什麼事？」

「你外婆……你不知道她是什麼人嗎？」爸稍微瞪我一眼，說：「她……她可像發了瘋一樣……」

「她做什麼？」

「我沒錢，窮鬼一名，」爸說：「她一直反對，但奈何不了我們……」

媽說：「我和你爸拍拖，瞞著你外婆。我放工他來接我，有時去吃碗麵，有時去看場電影，但她常監視著我，最終也知道了。」

「她會刻意在同一間廠上班！看看我有沒有加班！」媽臉漲紅說。

「有的話，知道我出的糧多少，又問我為什麼不加班！一不加班，拼命接剪毛線的粗活回家，要我做到半夜三更才罷休！」

「我一出糧全交給她，然後由她給我零用，有時問她拿幾塊錢，她打破砂鍋問到底，像施捨給乞丐一樣。真不明白，她為什麼那樣對待我！大家都是人，你二姨人夠兇，給多少是多少，你外婆從不敢問她多要！」

爸接口說：「四叔婆已經不易相處，聽我說要結婚，難得肯坐下來，和未來姻親見面，約好了在酒樓見面，談談禮金和過大禮的事。你外婆說好了卻不來，害我們等了半天！四叔婆當然很不高興，但也只是嘮叨幾句，

以為你外婆沒空，好了，再約見面，也在同一間酒樓。你外婆一到，就大吵大鬧！說什麼我搶了她的女兒，沒有十萬八萬做禮金，不擺三十桌喜酒絕對不行……」爸說著臉上發紅，又喝了一大口米酒。

「你四叔婆當然明白眼前是個什麼人。她倒算冷靜，沒有和你外婆吵，只說談不攏就算，但當時也禁不住黑了臉。你想想，當時的情形有多難堪？你外婆吵了個翻天，什麼都不用談了！」

「那次真多得你四叔婆，她說她會掏錢給我辦婚禮。我吊兒郎當，沒有多少積蓄，要結婚是不夠的。」

「男家女家，各自辦喜酒了！」爸嘆了口長氣，說。

我再看爸媽的結婚相，不細看真的不會留意到是兩場喜酒，一場相片較多，也較熱鬧。爸那時身材瘦削，穿著合身西裝，媽穿著中式裙褂，站在酒樓禮堂「囍」字前面拍照，兩人一起合照，也和親人朋友拍，少不了金姑媽和一對兒女。一行年輕女子，穿直裙子挽手袋，打扮得花枝招展……媽說伴郎是外公姪女的男朋友，伴娘就不認得是誰的女兒了。媽的好友阿娥穿了深色裙子，頭髮燙得微微的鬢，前額剪了短短的碎陰，端莊而得體，看上去成熟了幾歲……還有一排排的孩子，到囍宴的小朋友都很歡樂，拍照的時候卻站得畢直，雙手垂直放下，轉過頭去你追我逐玩個不停……爸一直站著，笑容愉快，媽站著時挽著爸的臂彎，手臂摺著一大簇鮮花，坐下來時輕輕靠著爸……媽的朋友其實不少，除了親愛的鄰居工友，劉瑞芬和阿娥也和二姨一起拍照，也有年幼的三四五六姨，約略看得出長大之後的模樣……爸和媽也有合盞交杯，爸笑得燦爛，露出一排潔白牙齒……不知誰在酒樓門口也拍了照，一大片橫幅掛得兩層樓高——「囍，伍潘聯婚」——那酒樓的格局，看上去像九龍城區唐樓下的，但住九龍城的是四叔婆，是男家還是女家呢？……

幾張黑白大照片，一張直立的，禮堂幾個大字——「敬迓嘉賓，囍，伍潘聯婚宴客」——爸頭髮梳得晶亮，醒目的眉毛，清秀的臉孔。媽仍是一套裙褂，頭髮梳得微微隆起，身後禮堂擺放的鮮花伸展開來，好像替媽的頭髮加長了少許，煞是好看……媽前額的秀髮斜斜梳向耳際，臂彎繞著一大束鮮花。前面坐著國字口臉的四叔婆，一身唐裝女服，頭髮一貫往腦後梳，雙手緊緊放在雙腿上，略略有些緊張，國字口面上的笑容也太拘束……爸胸前的襟花是新郎，媽的那朵是新娘，四叔婆的是主婚人……

爸媽的婚嫁相在西式影樓拍，全是彩色相片，爸穿著啡色西裝，與婚宴的那套一樣，不過黑白照片看不出來。媽披著一襲白色婚紗，也披著白色頭紗，西式拱門、挽手、扶臂、大盞水晶燈、油畫蠟燭燈、白色花球佈景……媽的獨照看上去很有氣質，上了妝的臉粉白，眉毛挑得細長，白色婚紗下閃出銀亮的鞋子。最後一張爸媽兩手輕握，爸頭髮梳理整齊，臉上洋溢幸福笑容，媽的笑容也非常柔和……

唯一放大沖曬的，是爸媽坐在西式沙發拍的一張。粉白牆壁，桃紅色沙發，白色油畫框雪山樹木裝飾畫，金屬蠟燭台黃色蠟燭，藍色橢圓形直窗三盞下垂的白色圓形吊燈。爸穿啡色西裝，胸前紅色新郎襟花，坐在沙發邊扶手，媽坐在沙發上，戴白色頭紗，手裡有花球裝飾，只及爸肩膀高，輕輕的倚著，像是從此交托一生幸福……

另外兩張，一張仍是剛才的禮堂，擺放著的鮮花在囍字前錯落有致的伸展出來。爸媽身旁的是男女儂相，男的當然是鄭華，女的不認識，還有男家的一眾親戚，四叔婆、三伯、大伯娘、三伯娘，男的西裝畢挺，女的端莊秀麗，還有幾個男家親戚。三伯兒子超哥已是少年，站在後排，前面坐著一排好奇的孩子，我只認得中間的三伯兒子輝哥，大伯的兩個兒子卻不在……另一張，禮堂的幾個大字是「敬迓嘉賓囍，梁府于歸」——爸仍是西裝笑得燦爛，媽仍是裙褂臉上笑容溫婉，旁邊兩個年輕男女儂相。梁姓外公一向沒甚表情，身旁的外婆穿套裝裙，看上去銀光閃閃，兩人的襟花是主婚人，華舅父像三伯兒子超哥，也已是少年模樣，站在後排一邊，二姨萍盛裝打扮站在媽旁邊，後排還有日後在華舅父等親戚的婚宴上常見的成哥，樣子與前排坐著的一個小孩很相像，兩人好像兄弟，凡拍照就會見到他們的，日後也常上外婆的家……外公旁邊一個與他樣子相近的叔叔，然後是一對黑衫黑褲的夫婦，雖然笑著，還是一臉刻薄相，那嘴臉真是難看，是在外婆耳邊說爸媽壞話的二叔公二叔婆……旁邊的七姨玲還小，胖胖的小圓臉很是可愛，好像有些害羞畏怯，是不是被心腸惡毒的夫婦嚇壞？三姨貞已是少女，笑著但沒望鏡頭，五姨笑在前排蹲著，仍未成形，略見長大後的樣子，旁邊是小祥舅父，頭髮像大人般上了蠟，笑起來怪怪的，露出不整齊的牙齒……

另一邊廂也是另一場囍宴，場面較小，看來是和相熟親友吃頓飯謝禮，四叔婆和爸笑容滿面，向一眾親友祝酒。爸也是穿著西服，伴郎鄺華和伴娘也在主家席，卻不見媽，也有幾個小朋友……女家的人全部不見，大部分應該都是四叔婆的親戚和爸的朋友，看那種替新郎擋酒的起哄就知道了。爸看來非常興奮，非常快樂……

「就是這樣，」爸說，「一場婚宴，你外婆弄了一場大龍鳳出來。」說著又長長嘆了口氣。



(八)

青山道七層唐樓

青山道，五歲前住的地方。

怎麼說呢？充滿回憶，溫暖、單純、歡樂，非常懷念。

一道狹窄的樓梯，通住所住的七樓。舊式唐樓，連天台共八層，我們住在七樓，感覺像頂層。爸媽常說，每逢夏天，日頭直曬天台，熱力穿透天花板，房間就非常悶熱了。

我記得自己常常流汗，還以為是喜歡玩，在小小房間裡跳來跳去。

房間在單位一角，進門直走轉左，靠近廚房洗手間，只有百多來呎大小，住了一家四口。

我以為爸結婚才找地方住，但原來不是。

爸自己說的，一個人住在小房間多年，可能只和包租婆打招呼。

我問爸住了多少年。

爸說記不得了。五年？十年？廿年？

爸說大約十年。

我說，你和包租婆豈不是相識了很久？爸說是的，但說和她沒兩句話。他大清早起床駕的士，下午放工後，有時和朋友看場電影，吃飯喝上兩杯酒，晚上才回到單位，很少見到包租婆。

爸很是興奮，臉色通紅，像多喝了拔蘭地。

爸真的斟了兩杯，拉拉我的衣袖，說：「你有所不知！本來我沒打算結婚！以為單身寡佬一個人，住在那間梗房算了！哈哈！」

說著笑得嘻開了口。

我看了媽一眼，媽倒沒什麼反應，只說：「你爸很早就來香港了！」

我看看爸。

爸好一會才緩緩的說：「你不會相信，我十三歲來香港謀生了！」說著嘆息一聲。

「申報年紀長三歲，你說的。」媽說。

「沒辦法，要找工作。」

「鄉下叔父教他的。」媽說。

「我年紀真還小。」爸搖搖頭說。

「你爸的身分證的姓和你不同的。」媽說。

「什麼？」我倒嚇一跳：「我和爸不同姓？」

「你自己說吧。」媽推了推爸說。

「我的姓英文是 WU，你們的是 NG。」

「為什麼呢？」

「都怪港英政府入境處的人，問我英文名怎麼申法，我怎知道？那時旁邊有一個人，不知道是不是入境處的，人人都叫他『師爺』。他說我的姓，國語拼音是 WU，而我來自中國大陸，就用 WU 吧。我什麼都不懂，於是聽了他。」

「但名字的拼法是粵語。」

「不就是了，」爸一臉無奈說，「他不知怎麼搞的。」

「去民政署宣個誓，改它一改很容易，你偏不聽！」媽埋怨說。

「很麻煩……」爸一臉不願。

「走上斜路巴士站，民政署不就在旁邊？你晨運不也是從巴士站另一邊小山路走上去？那有多麻煩呢？你真是的，多走一步都不肯！」

「又要約期……」

「進去約期就可以。」

「你那時還是一個少年，」我問爸：「為什麼離開老家前來香港？有人陪著你嗎？」

「你四叔婆，」爸說：「你祖母吩咐四叔婆照顧我，又把我過繼給她做乾兒子，有天叫佣人替我收拾行裝，打發我到香港來。」

「祖母……」

「我不知道，我沒有問，」爸搖搖頭，說：「我只知道阿娘……那時我們稱呼母親『阿娘』，她要我到香港謀生，也許阿娘……阿娘覺得我已經長大，不再是小少爺了，不能再依賴老家，誰知一住就是幾十年。」說著乾笑了幾聲。

「為什麼是四叔婆帶你呢？」

「她是我們家族一個叔父的老婆，丈夫過身後，我們家聘了個婢女給她，她也和你祖母談得來。她無兒無女，也不打算再嫁，你祖母就像托孤那樣，把我交了給她。」

「所以，」爸伸出膚色黝黑的手，說：「我很早就出來社會打工捱世界了！」

「你不想捱？你想嘆世界不用做？」媽笑爸。

「我不是捱了幾十年？」爸瞪著雙眼說：「我嘆什麼世界？現在才稍稍慢下來，不用捱更抵夜那麼辛苦！」

「你爸小時候可是個少爺，」媽笑著對我說：「飯來張口，茶來伸手，有工人服侍，自己不用動手的。」

「是的，」爸呵呵笑著，說：「放了學，丟下書包跑去和村裡的同伴去玩，在幾間大屋之間玩捉迷藏，在草叢裡捉蟋蟀蚱蜢昆蟲，有時把衣服脫掉，一起跳到河裡游泳，游啊，游啊，又捉蝌蚪，捉魚兒，鄉下的河水清澈得見底……」

「不用做功課？」

「我唸卜卜齋，課堂上做功課。」

「你爸又說，他每天玩完了，一回到家，工人就會奉上點心糕點，又會泡茶給他喝，衣服鞋襪丟了一地也有人收拾。」媽斜睨爸一眼，問我：「你說他是不是小小少爺？」

爸的嘴角現出一絲笑意。

(九)

少年爸爸來港謀生

我看著相簿，幾個戴著小帽子的孩童。黑白相片，也看出一身樸拙的衣服，眼睛定定的望著鏡頭，傻頭傻腦的模樣。

我問爸：「這幾個小孩，哪個是你？」

誰知爸看了一眼，說：「認不出，我不知道誰是誰。」

「你和你的同伴？中間戴頂軟帽的那個有點像你。」

爸搖頭說，「真沒印象。」

「你有一哥一姐？」

「相片中都是男孩子。」

媽說：「大伯是大哥，姑媽是二姐，你爸排行最小。」

我想，爸是幼子，應該是祖母最疼愛的，真難以明白，為何爸還只是個弱小少年時，竟會忍心把他送走。

我看看爸。爸好像在想什麼。

「你來香港時，打完了仗沒有？」我等了一會問。

「打完了。」

「你說……」

「你不知道嗎？和平之後，不久就是內戰。」爸瞪我一眼。

「啊是。」我拍拍頭、「只是想著二戰……」

「我來香港的那年，沒有大事發生。」

「不用逃難。」

「你們這一代，多幸福，沒有經歷過戰亂！」爸直視著我，說：「你不知道，日本鬼子殺將到來，鄉下人大大逃難，白麵團也沒有兩個，只有吃樹皮抵餓！」

「抗日戰爭，死傷無數，太多悲慘的故事。」

「我可是親身經歷，日本軍人非常殘暴，姦淫擄掠，無所不為。我們鄉下不知死了多少人！」

「都捱過了。」

「捱過……」爸嘆一口氣，又望著我，說：「在香港還不是一樣要捱，一捱就是幾十年！」

「你來香港，年紀這麼小，當時幹哪一行？當學徒？」我問爸。

「我先和四叔婆同住，經介紹到一個遠房親戚開的藥房打工，就如你說的，當個學徒。藥房前舖後居，我睡一張帆布床，朝笏晚拆。」

「有什麼學？」

「一開始其實是打雜，刷碗、刷鍋、拖地、擦桌子，做了一段時間，才教你洗藥、分藥、切藥，然後是藥材名稱、斤兩的計算、貨色的上中下等、價值、藥效……那裡有個中醫，我替他抓藥，向他請教，所以中藥我也略懂一二！」

「你做了多久？」

「記不起了，好像有那麼幾年。老闆很好，沒有刻薄待我，我賺得幾個錢維生，算是不錯的了。」

「為什麼不做下去呢？」

「當時年輕……多少想見識這個社會，於是辭了工轉行。」

「你做什麼？」

「很多……」爸數數手指，說：「工廠、五金、賣票、駕車……」

「你爸在九龍巴士賣票。」媽說。

「那時人手售票，」爸伸出手不住比畫，說：「巴士有兩三個售票員，分別負責上下層，後來減到一個。下層有固定的售票位置，乘客買了票才能乘車，不像以前，乘客趁售票員兼顧不了，沒有買票乘一兩個站溜下車，那時一張車票幾毫子，哈哈！以前一輛巴士上有司機，售票員和拉閘員，幾個人一起當值！」

「你做了很久嗎？」

「長工之中，九龍巴士這份工做了最久，至少八至九年。」

「不做下去？」

「後來……社會不穩定，九巴大量裁員。我也想工作自由些，領了一筆賠償，考了牌駕的士。」

「我認識你爸的時候。」媽說。

「然後一直是的士司機了。」我說。

「分別是有時駕早更的士，有時夜更。」爸說。

「拍拖之後呢？」

「早更的話，下午找她看場電影，駕夜更可找她吃宵夜，有時看看午夜場嘛！」

「是呀！我工廠加班收工，他來找我吃魚蛋粉麵！我問他那輛的士呢？他說找了個位置停好，吃完了他送我回家。」媽說。

「收了工回青山道。」爸說。

「我偶然也到他家坐坐。我也看見包租婆，但她不常在那邊單位。」

「這才逃過一劫，」爸敲敲大腿，說：「你媽不到兩三天，就會跑上來大吵大鬧！若是碰上包租婆，她見你媽到她的地頭來生事，你說，還不會發生大混戰？」

「你不記得了？我們結了婚，沒有告訴她住的地方。她原來偷偷跟蹤我，也跟蹤我和你外出，她知道我們住在青山道那幢唐樓，但不知道是哪一層……有天下著大雨，我伸手出窗子外收衣服，她不一會跑上七樓大吵一頓！鄰居也給她嚇怕，那個姓陳的女人和潮州佬，更因為你外母而看我們不起！」

「外婆真的那麼瘋？」我駭然。

「問問你媽。」

媽不等我問，說：「你外婆有什麼幹不出來？」

「她走上來，那是唐樓，走起來比較吃力，上到六樓，我們把她截住。她大叫著叫我把女兒還給她，她說死也不准女兒跟我拍拖！她還攀上氣窗，說她不要命了，要從那裡跳下去！我和你媽拼命拉住她，她又掙扎又大叫的，路過的人還以為我們做了什麼，害得她要生又要死！」

「你第一天認識她嗎？」媽苦笑說。

「我出世之後呢？」我問。

「倒沒有了，」媽說：「她像變了另一個人，又熬粥又熬湯的，又給你帶嬰兒衣物來。」

我想想，倒覺得很好笑。

LIFE 066

我們都是在香港長大的

- 作者：伍卓文
編輯：青森文化編輯組
設計：4res
內文插圖：阿貓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3 年 5 月
圖書分類：自傳 / 香港專題
ISBN：978-988-8822-62-1
定價：港幣 100 元正



本書敘寫「我」從幼兒到大學畢業
準備走進社會的成長故事，亦從
「我」的眼中，看見香港的成長。

透過對話與回憶，作者帶領著讀者看母親經歷的石硤尾大火；父親十三歲來港拼搏的故事；兒時的唐樓、黑白電視、火水爐；小學的煤氣鼓、小街市、歷史小叢書；中學的宿營、日本貨、流行音樂；大學擴充學額後的校園生活、電影、Walkman……

藉此書，讀者陪著「我」與身邊的親戚、鄰居、朋友及同學，如看走馬燈般，走過那段自由、歡樂、沒有經社會錘打的青青年華。

那些年以為的家長里短，回頭品味，原來如此珍貴。



ISBN 978-988-8822-62-1



9 789888 822621 >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上架建議：自傳／香港專題

定價：港幣 100 元正